



乞丐王子

上册

长篇武侠小说名著

(台湾) 欧阳云飞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乞丐王子

上册

(台湾) 欧阳云飞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尹武荣

许文

乞丐王子

（台湾）欧阳云飞著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7.875印张·387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389-0190-6/I·62 定价：6.80元（上下册）

目 录

第一章	丐帮大难.....	1
第二章	金蝉脱壳.....	44
第三章	天降圣旨.....	86
第四章	神秘小轿.....	126
第五章	一石两鸟.....	166
第六章	铁口御史：.....	205
第七章	神剑风波.....	244
第八章	战云密布.....	283
第九章	淫婆枕中误认郎.....	322
第十章	侠女胆.....	362
第十一章	护花使者.....	401
第十二章	身世大白.....	439
第十三章	调虎离山.....	479
第十四章	大展雄风.....	518

第一章 丐帮大难

四川奉节县近郊，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关帝庙，这是丐帮设在西南三省的总舵所在地。由于该帮人才辈出，在武林中的声誉简直如日中天，是以黑道中人皆心存忌惮，独东一带盗贼不兴，夜不拾遗，传为武林佳话。

不幸，人无百年好，花无百日妍，今夜却遭逢到空前未有的一大杀劫！

不是吗，哀声四起，血流成渠，从庙门口起，一直至大殿脚下，处处有死尸，处处有鲜血，奉节总舵的百余丐帮弟子已伤亡殆尽。

只有总舵主三手丐杜康，和属下的七八个一流高手仍在浴血死战，但已险象环生，危在旦夕。

热战中突然传出一声“咣”的脆响，和杜康交手的一个红衣蒙面人剑光欽处，竟将三手丐的铁棒巧妙无比地挑飞出去，乘势剑抵心口，沉声喝道：“要饭的老儿，我再问你，神行丐王非和独眼丐龙奇现在何处？”

三手丐杜康惧意全无地冷声道：“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嘿嘿，老夫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蜀中分舵被毁时，‘灵芝续命草’，与‘飞龙九式’的剑谱，就是被这两个臭要饭的带走了，他们不来奉节总舵，难道还会插翅飞走不成？还是乖乖地招了的好！”

“哼！”

三手丐杜康报以一声冷哼，未答一言。

却惹恼了红衣蒙面人，露在外面的双目射出两道凶芒，阴森森地冷笑道：“哼，要饭的老儿，你会招的，我倒要看谁是你狠，还是我狠！”

语冷意寒，吐字如刀，最后一个狠字刚出口，长剑猛一挺，噗！已刺穿衣服，穿进三手丐杜康的肉中。

登时，血如泉涌，痛得他冷汗直流。

但，三手丐却紧咬着牙，连哼都没哼一声。

这一来，不禁激怒了红衣蒙面人，长剑横挑，在杜康中划下一道五寸长的血口子，三手丐终于不支栽倒在地。

红衣蒙面人猛地跨前一步，剑指杜康右眼道：“要饭的老儿，你到底招不招？”

“老贼，杀刚请便，本舵主无话可说！”

“哼，你想死，没那么便宜，先挑你的一只眼再说。”

话落剑起，黑水狂冒，一只右眼应剑而瞎。

直看得丐帮高手切齿痛心，其中一人怒吼着道：“老贼，你简直太疯狂了，我和你拚啦！”

说话中不顾一切地往上扑。

不幸，红衣蒙面人肠狠，手段辣，出手似电，大喝一声，“去你的！”剑光闪电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已滚落在地，动作之快，无与伦比。

丐帮高手心胆俱裂，又有四人相继饮剑而亡，此刻尚余三人仍在拚死力争。

红衣蒙面人再度迫近三手丐，指着他的左眼，咬牙冷笑道：“杜康，挑目割耳，抽筋剥皮可不是说着玩的，你

.....”

言犹未尽，场中突然飘落一人，红衣蒙面人见是派出去的属下高手，忙道：“怎么样？”

“这关帝庙四周已仔细搜过，并无一个泄网之人！”

“如此说，王、龙二丐当真未来奉节总舵？”

来人双目一翻道：“这倒不见得，据本盟在南面的暗探报告，曾发现两条黑影向江边逃窜。”

红衣蒙面人闻言喜得跳了起来，叫道：“啊，有这等事，那一定是他们！”

长剑一挥，接着又说了一句：“走！”

连刺杀三手丐杜康的时间都不肯浪费，当下身形连闪，已没了影子。

其余七个蒙面人也不稍迟疑，立即接踵南行。

却使三手丐杜康大吃一惊，心知二位长老此行任务重要，万一被魔徒截住，丐帮必将面临毁宗之险，当下不顾重剑之限，起身狂追，口中一叠声地喊道：“截住他们！截住他们！”

余音未落，三个丐帮高手已超前杜康，拦在六个蒙面人前面。

刀飞剑舞，肉溅血洒，彼此短兵相接，展开一场恶斗。

恶斗，来得快，去得更快，也不过眨眼工夫，丐帮三高手又告横尸在地。

六蒙面人志得意满，正欲扬长而去，三手丐杜康急痛攻心之下，暗将所有的功力运集双掌上，猛朝其中一人扑上去，企图同归于尽。

此人蓦然惊觉，倏地飘开三步，正待出手行凶，另一人适时说道：“算了，此时夺宝迫人要紧，谅他也活不过一个时辰！”

另一个肥胖蒙面人却不以为然，道：“不然，丐帮的大批高手随时可能到达，万一遇救复活，可是大为不利之事！”

话落一挺身，剑锋横扫，疾取三手丐杜康的颈项。

葛在此刻——

“住手！”

随着这一声喝声，空际黑影打闪，剑气腾舞，那人只觉项间一凉，已身首异处。

余众惊魂未定，面前已多了一个全身黑衣，外罩青色英雄璧，剑眉星目的美少年。

少年是何时出现？如何杀人？什么时候已将长剑归鞘，在场之人根本一无所知，不由皆心头泛寒，退后一步。

美少年环扫一眼，忽然冷冰冰地说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肥胖蒙面人越众而前道：“小子，老夫要问你谁？”

“过路人！”

“过路人为什么要逞强出头？莫非和丐帮有渊源？”

“谈不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此而已！”

“哼，你倒说得挺轻松，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

“不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你们对今日的恶行付出血的代价。”

“什么？你要为丐帮索仇！”

“我问你奉节总舵可是你们的杰作？”

“不错！”

“那就死而无怨，看剑！”

舒快！话未落地，剑已出手，肥胖蒙面人刚刚抓住剑柄，已被腰斩身亡。

另二人动作较快，剑拔一半，也做了断头鬼。。

最后二人虽已将长剑拔出，夺身攻上，可是，美少年身手太快，功力太深，也不过一个照面就长剑分心而亡。

而美少年却一直从容自如，面不改色，好象以一对六，根本不放在心上，此刻收起佩剑，踱向三手丐，说道：“这位可是奉节总舵杜舵主？”

三手丐杜康不支栽倒，闻言强提精神，道：“穷化子正是杜康，小英雄怎样称呼？”

“谷泰志。”

“谢谢谷少侠大力鼎助，杜康没齿难忘……”

“哪里，杜总舵主别这样说，我们是自己人。”

“小英雄的意思是……”

“家师就是帮主四海穷神赵无极。”

“啊，你是帮主的衣钵弟子，这稀奇了，从未听说帮主收有传人，杜康常在总坛走动，亦不曾见过少侠，尤其少侠这一身衣着……”

谷泰志哈哈一笑，道：“事情是这样的，家师可能别有隐情，一直让我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苦练武功，直至日前帮主遇难重伤，本帮横遭空前劫难时才出道江湖，至于衣着方面系帮主示意如此，据说他老人家不愿让外人知道我是丐帮弟子，至于其中因由，泰志也不甚了了。”

三手丐闻言大感惊奇，心说：“帮主做事一向稳当，此事必定大有来头，看他的武功，几已和帮主本人不相上下，这……”

心语至此，谷泰志已将衣襟撩起，露出一袭破衣。衣襟上有八个显明的红色补丁，正是丐帮八起长老的法定法衣，连忙磕了一个响头，道：“弟子杜康叩见谷长老！”

八袋长老谷泰志还礼说道：“杜舵主别多礼，泰志此举旨在表明身份，并无他意，事实上我这个八袋长老只是长老会和帮主拱手相赐，毫无建树功绩可言，实在惭愧得很！以后尚祈杜舵主多多提携才是。”

语音一顿，接着又道：“杜舵主，这一群魔徒究竟是什么路数？你知道吗？”

“说来惭愧，他们个个红巾蒙面，讳莫如深。”

“可知王长老和龙长老现在的行止？”

“王、龙两位长老，半个时辰前曾从蜀中到达敝舵，随即匆匆离去，准备乘船东下，俾便尽速赶返总坛，送去仙草，及时救帮主脱险。”

“这样说，仙草与剑谱尚在本帮手中！”

“是的，仍在二位长老身上。”

谷泰志心中一宽，杜康却猛地想起适才之事，道：“谷长老，你快去江边接应，王、龙二长老的行踪可能已在魔徒监视下。”

谷泰志闻言大惊，拔腿就走，走出三步后，忽又回头说道：“可是，杜舵主，你怎么办呢？”

“你不要管我，此时万事莫过于保护仙草与剑谱！”

谷泰志心知情急事危，势难两全，当下略一寻思，抛出

三粒丹丸，道：“杜舵主，灵丹留此，或可有助，咱们后会
有期。”

“不必了，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杜某……”

话未说完，已因伤重身死。

谷泰志睹状悲痛欲绝，但他深知此刻去接应二位长老最为紧要，不容他悲伤，更不容他安葬，当下满含着两眶热泪，悄然飞奔而去。

快若奔马，一路南进，不一时已至长江边上。

展目四望，江中帆影点点，岸上却空无一人，心说：“怪！怎么连一个人也没有呢？如说二长老乘船离去，自是顺理成章，可是，肆虐的魔徒怎会也一个不见？”

心中犯疑，急忙沿岸穷搜，终于在一块礁石上，发现一具死尸。

死者上半身伏在石上，下半身浸在水里，血染水红，模糊一片，其状极惨。

谷泰志忙不迭地将死者拖了出来，他马上发现，正是独眼丐龙奇。

独眼丐龙奇的心口上插着一支顶端铸有魔头的血红短箭。早已气绝身冷。

谷泰志伸手入怀，一阵穷搜，没有“灵芝续命草”，也无“飞龙九式”的剑谱。

他手持着魔头血箭，热泪如涌，陷入痛苦的回忆中。

约在半月前，正当他在居处演练剑法时，一则不幸的消息忽由一位长老传到他耳中。

师父——丐帮帮主四海穷神赵无极在因事出巡途中，遭人袭击，重创而倒，被发现的弟子护送回总坛后，一直昏迷

不醒，药石罔效，因而，凶手是谁，所为何事，简直如坠五里云雾中。

长老会素知“灵芝续命草”有起死回生之效，遂飞传急令，命各道弟子分头寻觅，还好，托天之幸，蜀西舵不但得到“灵芝续命草”，而且还得到素有天下第一剑法之称的飞龙九式的剑谱，火速星夜东运。

不幸，消息外泄，蜀西舵的运宝高手首先遇难，舵主见彼此功力悬殊，久战不利，尤其事关帮主安危，怎敢恋战，当即突围而出。

当蜀西舵主到达成都舵时，已是奄奄一息，立将仙草剑谱交给成都舵主，叫他继续东行，万不料，对手直如鬼魂附身，成都舵主刚走，敌人已尾随追到，非但毁了成都舵，屠杀一空，至后又追上成都舵主，展开一场血战。

此时，丐帮总坛，以及西南一带的各分支舵，均已得到消息，纷纷赶来驰援，意外的是，望重武林的丐帮，竭尽所能，虽未使仙草剑谱落入敌手，但却付出极大代价，先后已有五位舵主，四位长老，及数以千计的弟子丧生，而丐帮自得宝之日起，所有的一切行动，悉在魔徒掌握之中，情况可谓十万火急。

谷泰志衔长老会之命，提前出道，赶来奉节，本是满怀热望，打算带定仙草剑谱，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哪想到，事与愿违，奉节舵被屠，龙长老丧命，王的生非死及宝物的下落，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沉思片刻后，觉得，以眼前的情形来看，可能有三种可能。

一、两位长老在此遇敌，龙长老舍命殿后，王长老带宝

乘船而去，魔徒于杀死龙长老后，也乘别船尾随追去。

二、龙长老丧命后，魔徒强登王长老所乘之船同船离去。

三、王长老已做了魔徒的阶下囚，被押解而去。

这三种假设都有可能，但不管事实毕竟如何，有一点已可肯定，神行丐王非和魔徒均已离开，而且十之八九走的是水路；要想查明一切，必须泛舟穷追。

怎奈，夜半三更，欲渡无船，却是一筹莫展。

所幸，天不绝人，正当他无计可施间，水波声传处，一条小舟沿岸划来，谷泰志急忙大声说道：“喂，船家，请停一停，搭个便船可以吗？”

船老大驶至礁石附近，看看他，道：“抱歉，客满了！”

谷泰志忙从怀中掏出一块足有二两重的碎银子，抖手掷出道：“这个送你买菜吃，行个方便吧！”

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船老大见他一出手就是二两白银子，可乐了，满脸堆笑地说道：“少爷，你等一等，老汉这就把船划过来！”

谷泰志应了一声：“不必费事，我来了！”

纵身一跃，一飘，轻飘飘地落在船上，恍若棉絮着地，动静全无。

船老大这下可该轮到他傻了，呆了好半天才弯腰哈背地说道：“少爷，请，仓里面还有一个好位置。”

谷泰志环目一望，胸有成竹似地说道：“小可不惯行船，怕晕，我坐船尾吧！”

自管自迈步而去，忽觉脚下绊到一物，船绳堆中冒出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头来，劈面就骂道：“不长眼的小子，那儿

不好走，偏要往我老人家的脚上踩！”

谷泰志定目一看，见是一个独目独臂的古稀老者，急忙陪个不是道：“对不起，小可粗心失察，老丈包涵。”

老者的一双神目瞪着他，问道：“喂，小伙子，你是什么地方上船的？”

“小可刚上来。”

“哼，这年头真是金钱万能，命如粪土。我老人家要是葬身鱼腹，就惟你和船家是问！”

谷泰志一愣道：“老丈此话怎讲？”

“超载了！”

谷泰志惊“啊”一声，说道：“老丈，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多小可一人，也不见得会重多少！”

“哼，话不能这样说，我看你印堂发暗，满脸煞气，说不定会给这条船带来霉运呢！”

谷泰志虽气他口齿刻薄，但对方七老八十的，尤其前面就是三峡险地，这种顾虑自是理所当然，却怎么也不好意思发脾气，自作轻松地说道：“老丈真会开玩笑，咦，你怎么不到仓里去呀？”

老者手掌一摊道：“没有钱，我老人家买的是尾票。”

谷泰志来船尾另有所为，嫌他碍手，忙道：“这样吧，仓中尚余一位，小可孝敬老丈。”

“孝敬”二字用得极为恭敬，满以为老者定会受宠若惊，哪知，老头真怪，不吃这一套，冷应一声：“心领！”

头一缩，又钻进绳堆中，不久便传出呼呼的鼾声。

谷泰志见状哭笑不得，心想谅他一个糟老头子，绝不可能是魔徒爪牙，还是照计行事吧。

当即坐在船尾，顺手操来一根竹杆，往水中一投，强震的内家真力已从竹杆上迫向水中。

别小看这条小竹杆，更别小看内力迫水之势微不足道，事实上谷泰志暗力初发，船速已陡增一倍以上，直如一支离弦怒矢般地顺水疾射而下。

直惊得船仓里的客人惶作一团，有一个粗壮汉子冲出来说道：“喂，船家，这是怎么回事，好快呀！”

船老大也莫名其妙，但他身为船主，却不得不曲言解释道：“啊，长江涨水，波浪汹涌，尤其我们是顺游而下，所以速度很快，客爷请回仓息着吧！”

粗壮汉子似乎仍不放心，四处张望半晌，方始回仓，船老大更加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十分不安。

只有那个糟老头子依旧酣睡如死，动静全无。

谷泰志心急如焚，也顾不了这许多，雄厚的暗力仍自源源不绝地迫向水中。

一方面，他不时环目四顾，注意往来的船只。

只见，一条条大小船只被他超过，却没有发现一条可疑的。

就在此刻，忽见左前方出现一条双桅大船，船上人影晃动，清一色系身穿红衣，面蒙红巾的彪形大汉。

船上插着一把黑旗，旗上绣着一支魔头小箭，和自己所得到的凶器完全一样。

不由精神一振，力道加重，有消刹那工夫，已和双桅船走了个齐头并进。

谷泰志扬目一望，正想强登大船，哪知，他这儿身形尚未站起，猛听嗖的一声，双桅船上已射出一人。

这人好俊的轻功，踏空如履平地，凌空接连三次纵跃，已曼妙无比地飘落在船头。

谷泰志舍不得离开魔船，忙将竹杆一扔，依舷而坐，静待事情的发展。

蒙面人一声不响，蓦的右手一探，已将船老大的手腕紧扣住。

却使他本人愣了一愣道：“咦，你他妈的不会功夫？”

船老大莫名其妙地说道：“大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哟，痛死我了，快放手，请饶命。”

蒙面人杀气腾腾地道：“我问你，这条船为什么这样快？”

“快？嘻嘻，大爷真会说笑话，顺流而下，自然要快得多。”

啪！蒙面人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子，又道：“放屁，你这条小王八船再快也赶不上大爷的双桅船，明明是船上有武林人作怪，快说，是哪个，可是丐帮的穷鬼？”

船老大吓傻了，直摇头，忙道：“不！不！小船上都是做小买卖的人，没有武林人。”

心里却直嘀咕：“哼，一定是那小杂种捣的鬼，早知如此，哼哼，他奶奶，就是给老子二百两也不干。”

话是这样说，但他久走码头，深明利害，却不敢道出原委。

这时，熟睡中的客人，均已惊醒，纷纷冲出仓房，寒看究竟，共是二女三男，另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

蒙面人忽将船老大松开，转对众人怒冲冲地喝问道：“说，你们之中谁是武林人？谁是丐帮人？”

众人见他凶神恶煞般地，早已没了主意，无人答话。

蒙面人忽然发来一声嘿嘿冷笑，说道：“嘿嘿，我看不给你们做一个榜样，是不会招的。”

红影乍闪，揪住了那小孩的两只脚，“嘶……”血雨喷洒中，竟将小孩活生生地撕成两半。

众人吓得面如死灰，小孩他妈哭得死去活来，蒙面人接着又道：“说！快说！！再不说老子一个个都把你们撕了！”

谷泰志见此情景，心中大怒，正想挺身而出，耳际突然飘来一个蚊鸣似的声音：

“老弟，别触霉头，你的功力虽高，但陆地老虎敌不过水中鱼虾，何况魔船上还有更厉害的呢。”

这话字字清晰，虽然是以“千里入密”的方法传来，但环顾四周，二女三男均如惊弓之鸟，不可能是练家子，面前的糟老头仍在呼呼大睡，更不可能，惟一的解释是魔船之上另有高人。

当下目注魔船，皱皱眉，强自忍了下来。

蒙面人见二女三男久久无人应声，火了，倏地一伸手，又将一个干瘦的中年人抓在手中，准备活撕。

谷泰志见势不妙，暗想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呀，心念动处，已屈指弹出一缕劲风。

哎哟！劲风去势无声无息，力道却大得很，那蒙面人只觉得腕上一痛，血水立现，不由自主地松手退了三大步。

此人功夫不怎么样，人却机灵得很，略一沉吟，已知暗力来处，一声不吭地朝谷泰志这边冲过来，二女三男见状都以为要对自己下手，皆纷纷退避，一时船上秩序大乱。

谷泰志看得明白，心知再不现身是不行了，当下左掌一